

中华野史



总 主 编：车吉心

副总主编：王育济

本卷主编：金 锋

泰 山 出 版 社

隋唐嘉话

[唐]刘 餗撰 王宏治整理

《隋唐嘉话》一卷，分上中下，唐刘餗撰。刘餗，字鼎卿，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之子。本书所记皆隋唐时名人的言行故事，且其刻意模仿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之体例，故名，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史料。《隋唐嘉话》刻本较多，本书是以《阳山顾氏文房小说》本为底本，参校他本整理。又诸书所引而未见于本书的佚文，辑为补遗，附于篇末。

卷 上

述曰：余自髫髻之年，便多闻往说，不足备之大典，故系之小说之末。昔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而天下理康，若高宗拒乳母之言，近之矣。曹参择吏必于长者，惧其文害。观焉马周上事，与曹参异乎？许高阳谓死命为不能，非言所也。释教推报应之理，余尝存而不论。若解奉先之事，何其明著。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，故书以记异。

薛道衡聘陈，为人日诗云：“人春才七日，离家已二年。”南人嗤之曰：“是底言？谁谓此虏解作诗！”及云：“人归落雁后，思发在花前。”乃喜曰：“名下固无虚士。”

隋高颍仆射，每以盘盛粉置于卧侧，思得一公事，辄书其上。至明，则录以入朝行之。

京城南隅芙蓉园者，本名曲江园，隋文帝以曲名不正，诏改之。

李德林为内史令，与杨素共执隋政。素功臣豪侈，后房妇女，锦衣玉食千人。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，则其宠妾所召也。素俱执于庭，将斩之。百药年未二十，仪神俊秀，素意惜之，曰：“闻汝善为文，可作诗自叙。称吾意，当免汝死。”后解缚，授以纸笔，立就。素览之欣然，以妾与之，并资从数十万。

炀帝善属文，而不欲人出其右。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，后因事诛之，曰：“更能作‘空梁落燕泥’否？”

炀帝为《燕歌行》，文士皆和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，帝每衔之。胄竟坐此见害，而诵其警句曰：“‘庭草无人随意绿’，复能作此语耶？”

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，曾日蚀既，镜亦昏黑无所见。威以为左右所污，不以为意。他日日蚀半缺，其镜亦半昏如之，于是始宝藏之。后柜内有声如磬，寻之乃镜声也。无何而子夔死。后更有声，无何而威败。后不知所在云。

洛阳南市，即隋之丰都市也。初筑外垣之时，掘得一冢，无砖甃，棺中有尸，上着平上帟朱衣，铭云：“筮言居朝，龟言近市，五百年间，于斯见矣。”校其年月，当魏黄初二年。

隋文帝梦洪水没城，意恶之，乃移都大兴。术者云：“洪水，即唐高祖之名也。”

平阳公主闻高祖起义太原，乃于鄠司竹园招集亡命以迎军，时谓之“娘子兵”。

秦王府仓曹李守素，尤精谱学，人号为“肉谱”。虞秘书世南曰：“昔任彦升善谈经籍，时称为‘五经笥’，宜改仓曹为‘人物志’。”

隋司隶薛道衡子收，以文学为秦王府记室，早亡，太宗追悼之，谓梁公曰：“薛收不幸短命，若在，当以中书令处之。”

太宗将诛萧墙之恶，以匡社稷，谋于卫公李靖、靖辞。谋于英公徐勣，勣亦辞。帝以是珍此二人。

太宗宴见卫公，常呼为兄，不以臣礼。初嗣位，与郑公语恒自名，由是天下之人归心焉。

太宗每见人上书有所裨益者，必令黏于寝殿之壁，坐卧观览焉。

太宗每谓人曰：“人言魏征举动疏慢，我但觉其妩媚耳。”贞观四载，天下康安，断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。户不夜闭，行旅不赍粮也。

太宗谓群臣曰：“始人皆言当今不可行帝王道，唯魏征劝我，今遂得功业如此，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见之。”

卫公既灭突厥，斥境至于大漠，谓太宗曰：“陛

下五十年后，当忧北边。”高宗末年，突厥为患矣。突厥之平，仆射温彦博请其种落于朔方以实空虚之地，于是人居长安者且万家。郑公以为夷不乱华，非久远策，争论数年不决。至开元中，六胡州竟反叛，其地复空也。

卫公始困于贫贱，因过华山庙，诉于神，且请告以位宦所至，辞色抗厉，观者异之。伫立良久乃去，出庙门百许步，闻后有大声曰：“李仆射好去。”顾不见人。后竟至端揆。隋大业中，卫公上书，言高祖终不为人臣，请速除之。及京师平，靖与骨仪、卫文升等俱收。卫、骨既死，太宗虑囚，见靖与语，固请于高祖而免之。始以白衣从赵郡王南征，静巴汉，擒萧铣，荡一扬、越，师不留行，皆靖之力。武德末年，突厥至渭水桥，控弦四十万，太宗初亲庶政，驿召卫公问策。时发诸州军未到，长安居人，胜兵不过数万。胡人精骑腾突挑战，日数十合，帝怒，欲击之。靖请倾府库赂以求和，潜军邀其归路。帝从其言，胡兵遂退。于是据险邀之，虏弃老弱而遁，获马数万匹，玉帛无遗焉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铨人至梁公房、蔡公杜，愕然端视良久，降阶与之抗礼，延入内厅，共食甚恭，曰：“二贤当为兴王佐命，位极人臣，杜年寿稍减于房耳。愿以子孙相托。”贞观初，杜薨于右仆射，房位至司徒，秉政三十余载。

太宗之为秦王，府僚多被迁夺，深患之。梁公曰：“余人不足惜，杜如晦聪明识达，王佐才也。”帝大惊，由是亲宠日笃。杜仆射薨后，太宗食瓜美，怊然思之，遂辍其半，使置之于灵座。

郑公尝拜扫还，谓太宗：“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悉装了，而竟不行，因何有此消息。”帝笑曰：“时实有此心，畏卿嗔遂停耳。”

太宗曾罢朝，怒曰：“会杀此田舍汉！”文德后问：“谁触忤陛下？”帝曰：“岂过魏征，每廷争辱我，使我常不自得。”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庭，帝惊曰：“皇后何为若是？”对曰：“妾闻主圣臣忠。今陛下圣明，故魏征得直言。妾幸备数后宫，安敢不贺？”

太宗得鹞，绝俊异，私自臂之，望见郑公，乃藏于怀。公知之，遂前白事，因语古帝王逸豫，微以讽谏。语久，帝惜鹞且死，而素严敬征，欲尽其言。征语不时尽，鹞死怀中。

太宗谓梁公曰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尝宝此三镜，用防己过。今魏征殁逝，遂亡一镜矣。”

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兵法。既而君集言于帝曰：“李靖将反。至于微隐之际，辄不以示臣。”帝以让靖，靖曰：“此君集反耳。今中夏义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矣，而求尽臣之术者，是将有他心焉。”

卫公为仆射，君集为兵部尚书，自朝还省，君集马过门数步不觉，靖谓人曰：“君集意不在人，必将反矣。”

太宗中夜闻告侯君集反，起绕床而步，亟命召之，以出其不意，既至，曰：“臣常侍陛下幕府左右，乞留小子。”帝许之。流其子岭南为奴。

侯君集既诛，录其家，得二美人，容色绝代。太宗问其状，曰：“自尔已来，常食人乳而不饭。”

又君集之破高昌，得金簪二甚精，御府所无，亦隐而不献，至时并得焉。

英公始与单雄信俱臣李密，结为兄弟。密既亡，雄信降王充，勤来归国。雄信壮勇过人。勤后与海陵王元吉围洛阳，元吉恃其膂力，每亲行围。王充召雄信告之，酌以金碗，雄信尽饮，驰马而出，枪不及海陵者尺。勤惶遽，连呼曰：“阿兄阿兄，此是勤主。雄信挽辔而止，顾笑曰：“胡儿不缘你，且了竟。”充既平，雄信将就戮，英公请之不得，泣而退。雄信曰：“我固知汝不了此。”勤曰：“平生誓共为灰土，岂敢念生，但以身已许国，义不两遂。虽死之，顾兄妻子何如？”因以刀割其股，以肉啖雄信曰：“示无忘前誓。”雄信食之不疑。

英公虽贵为仆射，其姊病，必亲为粥，釜然辄焚其须。姊曰：“仆妾多矣，何为自苦如此？”勤曰：“岂为无人耶！顾今姊年老，勤亦年老，虽欲久为姊粥，复可得乎？”

英公尝言：“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，逢人则杀；十四五为难当贼，有所不快者，无不杀之；十七八为好贼，上阵乃杀人；年二十，便为天下大将，用兵以救人死。”

鄂公尉迟敬德，性骁果而尤善避槊。每单骑入敌，人刺之，终不能中，反夺其槊以刺敌。海陵王元吉闻之不信，乃令去槊刃以试之。敬德云：“饶王著刃，亦不畏伤。”元吉再三来刺，既不少中，而槊皆被夺去。元吉力敌十夫，由是大渐恨。太宗之御宴建德，谓尉迟公曰：“寡人持弓箭，公把长枪相副，虽百万众亦无奈我何。”乃与敬德驰至敌营，叩其军门大呼曰：“我大唐秦王，能斗者来，与汝决。”贼追骑甚众，而不敢逼。御建德之役，既陈未战，太宗望见一少年，骑骠马，铠甲鲜明，指谓尉迟公曰：“彼所乘马，真良马也。”言之未已，敬德请取之，帝曰：“轻敌者亡，脱以一马损公，非寡人愿。”敬德自料致之万全，及驰往，并擒少年而返，即王充兄子伪代王琬。宇文士及在隋，亦识是马，实内厩之良也。帝欲旌其能，并以赐之。

太宗将征辽，卫公病不能从，帝使执政以起之，不起。帝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明日驾临其第，执手与别，靖谢曰：“老臣宜从，但犬马之疾，日月增甚，恐死于道路，仰累陛下。”帝抚其背曰：“勉之，昔司马仲达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强，立勋魏室。”靖叩头曰：“老臣请举病行矣。”至相州，病笃不能进。驻蹕之役，高丽与靺鞨合军，方四十里，太宗望之有惧色。江夏王进曰：“高丽倾国以抗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，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，则数十万之众，可不战而

降。”帝不应。既合战，为贼所乘，殆将不振，还谓卫公曰：“吾以天下之众，困于蕞尔之夷，何也？”靖曰：“此道宗所解。”时江夏在侧，帝顾之，道宗具陈前言，帝怅然曰：“时匆遽不忆也。”驻蹕之役，六军为高丽所乘，太宗命视黑旗——英公之麾也，候者告黑旗被围，帝大恐。须臾复曰围解，高丽哭声动山谷，勤军大胜，斩首数万，俘虏亦数万。

郑公之薨，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，后为人所间，诏令仆之。及征高丽不如意，深悔为是行，乃叹曰：“若魏征在，不使我有此举也。”既渡辽水，令驰驿祀以少牢，复立碑焉。

征辽之役，梁公留守西京，敕以便宜从事不请。或诣留台称有密者，梁公问密谋所在，对曰：“公则是也。”乃驿递赴行所，及车驾于相州。太宗闻留守有表送告人，大怒，使人持长刀于前，而后见之，问反者为谁，曰：“房玄龄。”帝曰：“果然！”叱令斩腰。玺书责梁公以不能自任，更有如此者，得专断之。

太宗尝止一树下，曰：“此嘉树。”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，帝正色曰：“魏公常劝我远佞人，我不悟佞人为谁，意常疑汝而未明也，今日果然。”士及叩头谢曰：“南衙群官，面折廷争，陛下尝不得举手，今臣幸在左右，若不少有顺从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复何聊乎？”帝意复解。

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，以饼拭手，帝屡目焉，士及佯为不悟，更徐拭而便啖之。

赵公宴朝贵，酒酣乐阕，顾群公曰：“无忌不才，幸遇休明之运，因缘宠私，致位上公，人臣之贵，可谓极矣。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？”或对为不如，或谓过之。曰：“自揣诚不逮越公，所不及越公一而已。越公之贵也老，而无忌之贵也少。”

武卫将军秦叔宝，晚年常多疾病，每谓人曰：“吾少长戎马，经三百余战，计前后出血不啻数斛，何能无病乎？”

秦武卫勇力绝人，其所将枪逾越常制。初从太宗围王充于洛阳，驰马顿之城下而去，城中数十人，共拔不能动，叔宝复驰马举之以还。迄今国家每大陈设，必列于殿庭，以旌异之。

卷 中

太宗令虞监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，未及求本，乃暗书之，一字无失。

太宗将致樱桃于酈公，称奉则以尊，言赐又以卑，乃问之虞监。曰：“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饷。”遂从之。

太宗尝出行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，上曰：“不须。虞世南在，此行秘书也。”

太宗称虞监，博闻、德行、书翰、词藻、忠直，

一人而已，兼是五善。

太宗闻虞监亡，哭之恸，曰：“石渠、东观之中，无复人矣。”

虞公之为秘书，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，号为《北堂书钞》。今此堂犹存，而《书钞》盛行于代。

太史令李淳风校新历成，奏太阳合日蚀当既，于占不吉。太宗不悦，曰：“日或不蚀，卿将何以自处？”曰：“有如不蚀，则臣请死之。”及期，帝候日于庭，谓淳风曰：“吾放汝与妻子别。”对以尚早一刻，指表影曰：“至此蚀矣。”如言而蚀，不差毫发。

李太史与张文收率更坐，有暴风自南而至，李以南五里当有哭者，张以为有音乐。左右驰马观之，则遇送葬者，有鼓吹焉。

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，张率更叩其一，曰：“是晋某岁所造也。是岁闰月，造者法月，数当十三，今缺其一。宜于黄钟东九尺掘，必得焉。”敕州求之，如其言而得之。

贞观中，景云见，河水清，张率更以为《景云河水清歌》，名曰燕乐，今元会第一奏是也。

太宗之平刘武周，河东士庶歌舞于道，军人相与为《秦王破阵乐》之曲，后编乐府云。

《破阵乐》，被甲持戟，以象战事。《庆善乐》，广袖曳屣，以象文德。郑公见奏《破阵乐》，则俯而不视；《庆善乐》，则玩之而不厌。

太宗阅医方，见《明堂图》，人五脏之系，咸附于背，乃怆然曰：“今《律》杖、笞，奈何令髀背分受？”乃诏不得笞背。

贞观中，有河内人妄为妖言，大理丞张蕴古以其素狂病，不当坐。太宗以有情，令斩之，寻悔，以无所及。自后每决死刑，皆令五复奏。

梁公以度支之司，天下利害，郎曹当阙，求之未得，乃自职之。

张宾客文瓘之为大理，获罪者皆曰：“张卿所罚，不为枉也。”

中书令马周，始以布衣上书，太宗览之，未及终卷，三命召之。所陈世事，莫不施行。旧诸街晨昏传叫，以警行者，代之以鼓，城门入由左，出由右：皆周法也。

旧官人所服，惟黄、紫二色而已。贞观中，始令三品以上服紫，四品以上朱，六品、七品绿，八品、九品以青焉。

贞观中，拣材力骁捷善持射者，谓之“飞骑”。上出游幸，则衣五色袍，乘六闲马，猛兽皮鞮以从。

李义府始召见，太宗试令咏乌，其末句云：“上林多许树，不借一枝栖。”帝曰：“吾将全树借汝，岂惟一枝。”

宋谢朓诗云：“芳洲多杜若。”贞观中，医局求杜若，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贡。州判司报云：“坊州不出杜若，应由谢朓诗误。”太宗闻之大笑。判司改雍

州司法，度支郎免官。

太宗病甚，出英公为叠州刺史，谓高宗曰：“李勣才智有余，屡更大任，恐其不厌伏于汝，故有此授。今若即发者，我死后，可亲任之。如迟疑顾望，便当杀之。”勣奉诏，不及家而行。

有杲晨鸣于张率更庭树，其妻以为不祥，连唾之。文收云：“急洒扫，吾当改官。”言未毕，贺者已在门。

贞观中，西域献胡僧，咒术能死生人。太宗令于飞骑中拣壮勇者试之，如言而死，如言而苏。帝以告太常卿傅奕，奕曰：“此邪法也。臣闻邪不犯正，若使咒臣，必不得行。”帝召僧咒奕，奕对之，初无所觉。须臾，胡僧忽然自倒，若为所击者，便不复苏。

贞观中有婆罗僧，言得佛齿，所击前无坚物。于是士马奔凑其处如市。时傅奕方卧病，闻之，谓其子曰：“是非佛齿。吾闻金刚石至坚，物不能敌，惟羚羊角破之。汝可往试之焉。”胡僧戒膝甚严，固求良久，乃得见。出角叩之，应手而碎，观者乃止。今理珠玉者皆用之。

阎立本家代善画。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，曰：“定虚得名耳。”明日又往，曰：“犹是近代佳手。”明日更往，曰：“名下定无虚士。”坐卧观之，留宿其下，十日不能去。张僧繇始作《醉僧图》，道士每以此嘲僧，群僧耻之，于是聚钱数十万，买阎立本作《醉道士图》，今并传于代。

率更令欧阳询，行见古碑，索靖所书，驻马观之，良久而去。数百步复还，下马伫立，疲则布毯坐观，因宿其旁，三日而后去。

贞观初，林邑献火珠，状如水精。云得于罗刹国。其人朱发黑身，兽牙鹰爪也。

太宗宴近臣，戏以嘲谑，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：“耸髯成山字，埋肩不出头。谁家麟阁上，画此一猕猴？”询应声云：“缩头连背暖，佞裆畏肚寒。只由心惛惛，所以面团团。”帝改容曰：“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？”赵公，后之兄也。

高开道作乱幽州，矢陷其颊，召医使出之，对以镞深不可出，则斩犊之。又召一人，如前对，则又斩之。又召一人如前，曰：“可出，然王须忍痛。”因铍面凿骨，置楔于其间，骨裂开寸余，抽出箭镞。开道奏伎进膳不辍。

太宗之征辽，作飞梯临其城，有应募为梯首，城中矢石如雨，而竟为先登，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：“此人岂不大健？”敬宗曰：“健即大健，要是不解思量。”帝闻，将罪之。

太宗谓鄂公曰：“人言卿反，何故？”答曰：“臣反是实。臣从陛下讨逆伐叛，虽凭威灵，幸而不死，然所存皆锋刃也。今大业已定，而反疑臣。”乃悉解衣投于地，见所伤之处，帝对之流涕，曰：“卿衣矣，朕以不疑卿，故此相告，何反以为恨？”

太宗谓尉迟公曰：“朕将嫁女与卿，称意否？”敬

德谢曰：“臣妇虽鄙陋，亦不失夫妻情。臣每闻说古人语：‘富不易妻，仁也。’臣窃慕之，愿停圣恩。”叩头固让。帝嘉之而止。

薛万彻尚丹阳公主，太宗尝谓人曰：“薛驸马村气。”主羞之，不与同席数月。帝闻而大笑，置酒召对，握槊，赌所佩刀子，佯为不胜，解刀以佩之。罢酒，主悦甚，薛未及就马，遽召同载而还，重之逾于旧。

梁公夫人至妒，太宗将赐公美人，屡辞不受。帝乃令皇后召夫人，告以媵妾之流，今有常制，且司空年暮，帝欲有所优诏之意。夫人执心不回。帝乃令谓之曰：“若宁不妒而生，宁妒而死？”曰：“妾宁妒而死。”乃遣酌卮酒与之，曰：“若然，可饮此酒。”一举便尽，无所留难。帝曰：“我尚畏见，何况于玄龄！”

许敬宗性轻傲，见人多忘之。或谓其不聪，曰：“卿自难记，若遇何、刘、沈、谢，暗中摸索著，亦可识。”

虞监草行，本师于释智永。尝楼上学书，业成方下，其所弃笔头至盈瓮。

褚遂良问虞监曰：“某书何如永师？”曰：“闻彼一字，直钱五万，官岂得若此？”曰：“何如欧阳询？”曰：“闻询不择纸笔，皆能如志，官岂得若此。”褚恚曰：“既然，某何更留意于此？”虞曰：“若使手和笔调，遇合作者，亦深可贵尚。”褚喜而退。

褚遂良贵显，其父亮尚在，乃别开门。敕尝有以赐遂良，使者由正门而入，亮出曰：“渠自有门。”

褚遂良为太宗哀册文，自朝还，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。

太宗征高丽，高宗留居定州，请驿递表起居。飞奏事自此始。

高宗之将册武后，河南公褚遂良谋于赵公无忌、英公勣，将以死谏，赵公请先入，褚曰：“太尉，国之元舅，脱事有不如意，使上有怒舅之名，不可。”英公曰：“勣请先入。”褚曰：“司空，国之元勋，有不如意，使上有罪功臣之名，不可。遂良出自草茅，无汗马功，蒙先帝殊遇，以有今日，且当不讳之时，躬奉遗诏，不效其愚衷，何以下见先帝？”揖二公而入。帝深纳其言，事遂中寝。

王义方，时人比之稷卨，郑公每云：“王生太直。”高宗朝，李义府引为御史。义府以定册武后勋，恃宠任势，王恶而弹之，坐是见贬，坎轲以至于终矣。

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：“吾不才，富贵过分，然平生有三恨：始不以进士擢第，不得娶五姓女，不得修国史。”

有患应声病者，问医官苏澄，云：“自古无此方。今吾所撰《本草》，网罗天下药物，亦谓尽矣。试将读之，应有所觉。”其人每发一声，腹中辄应，唯至一药，再三无声。过至他药，复应如初。澄因为处

方，以此药为主，其病自除。

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，高宗谓之：“某人何因辄受此职？”对曰：“臣妻韦氏性刚悍，昨以此人见囷。臣若不从，恐有后患。”帝嘉其不隐，笑而遣之。

卢尚书承庆，总章初考内外官。有一官督运，遭风失米，卢考之曰：“监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其人容止自若，无一言而退。卢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词。又改注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

司稼卿梁孝仁，高宗时造蓬莱宫，诸庭院列树白杨。将军契苾何力，铁勒之渠率也，于宫中纵观。孝仁指白杨曰：“此木易长，三数年间宫中可得阴映。”何力一无所应，但诵古诗云：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。”意谓此是冢墓间木，非宫中所宜种。孝仁遽令拔去，更树梧桐也。

许高阳敬宗，奏流其子昂于岭南。及敬宗死，博士袁思古议谥曰“缪”，昂子彦伯于众中将击之，袁曰：“今为贤尊报仇，何为反怒？”彦伯惭而止。

李义府既居荣宠，葬其父祖，自京至于原七十余里，役者相继。始国家以来，人臣丧事之盛，所未有也。

京城东有冢极高，俗谓吕不韦冢，以其锐上，亦谓之尖冢。咸亨初，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，言见鬼物，云：“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，自言是其冢，而后代人妄云不韦也。”

秘书少监崔行功，未得五品前，忽有鸛鹤衔一物入其堂，置案上而去，乃鱼袋钩铁，不数日而加大夫。

刘仁轨为左仆射，戴至德为右仆射，人皆多刘而鄙戴。有老妇陈牒，至德方欲下笔，老妇问左右曰：“此刘仆射、戴仆射？”曰：“戴仆射。”因急就前曰：“此是不解事仆射，却将牒来。”至德笑令授之。戴仆射在职无异迹，当朝似不能言，及薨，高宗叹曰：“自吾丧至德，无可复闻。当其在时，事有不是者，未尝放我过。”因索其前后所陈章奏盈篋，阅而流涕，朝廷始追重之。

高宗乳母卢，本滑州总管杜才干妻。才干以谋逆诛，故卢没入于宫中。帝既即位，封燕国夫人，品第一。卢既藉恩宠，屡诉才干枉见构陷。帝曰：“此先朝时事，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。”卒不许。及卢以亡，复请与才干合葬，帝以获罪先朝，亦不许之。

高宗承贞观之后，天下无事。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，尝凌晨入朝，巡洛水堤，步月徐轡，咏诗云：“脉脉广川流，驱马历长洲。鹄飞山月晓，蝉噪野风秋。”音韵清亮，群公望之，犹神仙焉。

高宗时，司农欲以冬藏欲以冬藏余菜，卖之百姓，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，判曰：“昔公仪相鲁，犹拔去园葵，况临御万邦，而贩蔬鬻菜。”事竟不行。

杨汴州德干，高宗朝为万年令。有宦官恃贵宠，放鹞不避人禾稼，德干擒而杖之二十，悉拔去繇头。

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，帝曰：“你情知此汉狞，何须犯他百姓？”竟不之问。

高宗朝，以太原王、范阳卢、荥阳郑、清河博陵二崔、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，恃其族望，耻与他姓为婚，乃禁其自姻娶。于是不敢复行婚礼，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。

贾嘉隐年七岁，以神童召见。时长孙太尉无忌、徐司空勤于朝堂立语。徐戏之曰：“吾所倚何树？”曰：“松树。”徐曰：“此槐也，何得言松？”嘉隐云：“以公配木，何得非松。”长孙复问：“吾所倚何树？”曰：“槐树。”公曰：“汝不能复矫对耶？”嘉隐曰：“何烦矫对，但取其以鬼对木耳。年十一二，贞观年被举，虽有俊辩，仪容丑陋。尝在朝堂取进止，朝堂官退朝并出，俱来就看。余人未语，英国公徐勣先即诸宰贵云：“此小儿恰似獠面，何得聪明？”诸人未报，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：“胡头尚为宰相，獠面何废聪明。”举朝人皆大笑。徐状胡故也。

高宗时，蛮群聚为寇，讨之辄不利，乃以徐敬业为刺史。州发卒郊迎，敬业尽放令还，单骑至府。贼闻新刺史至，皆缮理以待。敬业一无所问，他事已毕，方曰：“贼皆安在？”曰：“在南岸。”乃从一二佐史而往，观者莫不骇愕。贼初持兵觐望，见船中无所有，乃闭营藏隐。敬业直入其营内，使告曰：“国家知君等为贪吏所苦，非有他恶，可悉归田里。后去者为贼。”唯召其魁帅，责以早降之意，各杖数十而遣之，境内肃然。其祖英公闻之，壮其胆略，曰：“吾不办此。然破我家者必此儿。”英公既薨，高宗思平辽勋，令制其冢像高丽中三山，犹汉霍去病之祁连云。后孙敬业兵起，武后令掘平之，大雾三日不解，乃止焉。

卷下

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，乃令试日自糊其名，暗考以定等第。判之糊名，自此始也。

武后时，投匭者或不陈事，而漫以嘲戏之言，于是乃置使先阅其书奏，然后投之，匭院有司，自此始也。

徐大理有功，每见武后将杀人，必据法廷争。尝与后反复，辞色愈厉，后大怒，令拽出斩之，犹回顾曰：“臣身虽死，法终不可改。”至市临刑得免，除名为庶人。如是再三，终不挫折，朝廷倚赖，至今犹怀之。其子预选，有司皆曰：“徐公之子，岂可拘以常调者乎？”

皇甫文备，武后时酷吏也，与徐大理论狱，诬徐党逆人，奏成其罪。武后特出之。无何，文备为人所告，有功讯之在宽。或曰：“彼曩时将陷公于死，今公反欲出之，何也？”徐曰：“汝所言者，私忿也；我所守者，公法也。安可以私害公？”

李昭德为内史，娄师德为纳言，相随入朝。娄体肥行缓，李屡顾待不即至，乃发怒曰：“叵耐杀人田舍汉！”娄闻之，反徐笑曰：“师德不是田舍汉，更阿谁是？”娄师德弟拜代州刺史，将行，谓之曰：“吾以不才，位居宰相。汝今又得州牧，叨据过分，人所嫉也，将何以全先人发肤？”弟长跪曰：“自今虽有唾某面者，某亦不敢言，但拭之而已。以此自勉，庶免兄忧。”师德曰：“此适所谓为我忧也。夫前人唾者，发于怒也。汝今拭之，是恶其唾而拭之，是逆前人怒也。唾不拭将自乾，何若笑而受之？”武后之年，竟保其宠禄，率是道也。

武后初称周，恐下心不安，乃令人自举供奉官，正员外多置里行、拾遗、补阙、御史等，至有“车载斗量”之咏。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，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，令史不下驴，冲过其间。诸御史大怒，将杖之。令史云：“今日之过，实在此驴，乞先数之，然后受罚。”御史许之。谓驴曰：“汝技艺可知，精神极钝，何物驴畜，敢于御史里行！”于是羞而止。

武后临朝，薛怀义势倾当时，虽王主皆下之。苏良嗣仆射遇诸朝，怀义偃蹇不为礼，良嗣大怒，使左右牵拽，搭面数十。武后知曰：“阿师当向北门出入，南衙宰相往来，勿犯他。”

武后使阎知微与田归道使突厥，归道还云：“突厥叛。”知微争之。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，以武延秀往聘其女，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，尊知微与可汗等，以示华人，大破赵、定等州，自河以北骚然。朝廷以为知微卖国，乃族阎氏。知微不知，无何逃还，武后业已致戮，乃云其恶臣子所嫉，赐百官甘心焉。于是兵刃交下，非要职者，或不得其次云。

武后初为明堂，明堂后又为天堂五级，则俯视明堂矣。未就，并为天火所焚。今明堂制度卑狭于前，犹三百余尺。

武后为天堂以安大像，铸大仪以配之。天堂既焚，钟复鼻绝。至中宗欲成武后志，乃斫像令短，建圣善寺阁以居之。今明堂始微于西南倾，工人以木于中荐之。武后不欲人见，因加为九龙盘纠之状。其圆盖上本施一金凤，至是改凤为珠，群龙捧之。

武后将如洛阳，至阌乡县东，骑忽不进，召巫，言晋龙骧将军王浚云：“臣墓在道南，每为樵者所苦。闻大驾今至，故求哀。”后敕：去墓百步，不得耕殖。至今荆棘森然。

将军王果尝经峡口，见一棺于崖侧，将坠，使人迁之平处，得铭云：“更后三百年，水漂我，临长江，欲堕不堕逢王果。”

张易之、昌宗初入朝，官位尚卑，谄附者乃呼为五郎、六郎，自后因以成俗。

张昌仪兄弟，恃易之、昌宗之宠，所居奢溢，逾于王主，末年有人题其门曰：“一绉丝，能得几日络？”昌仪见之，遽命笔书其下曰：“一日即足。”无何而祸及。

张昌宗之贵也，武三思谓之王子晋后身，为诗以赠之。诗至今犹传。

补阙乔知之有宠婢，为武承嗣所夺。知之为《绿珠篇》以寄之，末句云：“百年离别在高楼，一旦红颜为君尽。”宠者结于衣带上，投井而死。承嗣惊惋，不知其故。既见诗，大恨。知之竟坐此见构陷亡。

沈佺期以工诗著名，燕公张说尝谓之曰：“沈三兄诗，直须还他第一。”

武后游龙门，命群官赋诗，先成者赏锦袍。左史东方虬既拜赐，坐未安，宋之问诗复成，文理兼美，左右莫不称善，乃就夺袍衣之。

狄内史仁杰，始为江南安抚使，以周赧王、楚王项羽、吴王夫差、越王勾践、吴夫概王、春申君、赵佗、马援、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，有害于人，悉除之。惟夏禹、吴太伯、季札、伍胥四庙存焉。

魏仆射元忠每立朝，必得常处，人或记之，不差尺寸。魏仆射本名真宰，武后朝被罗织下狱，有命出之。小吏闻者以告，魏惊喜曰：“汝名何？”曰：“元忠。”乃改从元忠焉。

朱正谏敬则，代著孝义，自宇文周至国家，并令旌表，门标六阙。

中宗反正后，有武当县丞寿春周憬，慷慨有节操，乃与王驸马同咬谋诛武三思。事发，同咬见害，憬遁于比干庙中自刎，临死谓左右曰：“比干，忠臣也。愧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见杀。”

神龙中，洛城东地若水影，纤微必照，就视则无所见，长史李承喜上表庆贺。

崔融司业作武《后哀策文》，因发疾而卒。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。

朝仪：鱼袋之饰，惟金银二等。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铜。中宗反正，从旧。

景龙中，中宗游兴庆池，侍宴者递起歌舞，并唱《下兵词》，方便以求官爵。给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：“回波尔时酒卮，兵儿志在箴规。侍宴既过三爵，喧哗窃恐非宜。”于是乃罢坐。

景龙中，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，以授人官爵，时人号为“斜封官”。

景龙中，妃主家竞为奢侈，驸马杨慎交、武崇训，至油洒地以筑球场。

兵部尚书韦嗣立，景龙中中宗与韦后幸其庄，封嗣立为道遥公，又改其居凤凰原为清虚原，鸛鹑谷为幽栖谷。吏部南院旧无选人坐，韦嗣立尚书之为吏部，始奏请有司供床褥，自后因为故事。

昆明池者，汉孝武所穿，有蒲鱼利，京师赖之。中宗朝，安乐公主请焉，帝曰：“前代已来，不以与人。不可。”主不悦，因大役人徒，别掘一池，号曰“定昆池”。既成，中宗往观，令公卿赋诗。李黄门日知诗云：“但愿暂思居者逸，无使时传作者劳。”及睿宗即位，谓之曰：“当时朕亦不敢言，非卿中正，何能若是！”无何而迁侍中。

李侍中知，初为大理丞。武后方肆诛戮，大卿胡元礼承旨欲陷人死，令日知改断，再三不从。元礼使谓李曰：“胡元礼在，此人莫冤活。”李起谓使者：“日知咨卿：李日知在，此人莫冤死。”竟免之。

中宗崩，既除丧，吐蕃来吊，深衣练冠待于庙，或曰：“今定陵自有寝庙，若择宗室最长者，素服受礼于彼，其可乎？”举朝称善而从之。

徐彦伯常侍，睿宗朝以相府之旧，拜羽林将军。徐既文士，不悦武职，及迁，谓贺者曰：“不喜有迁，且喜出军耳。”

崔司直璵，中宗朝为侍御史，弹宗楚客反，盛气作色。帝优之不令问，因诏每弹人，必先进内状，许乃可。自后以为故事。

代有《山东士大夫类例》三卷，其非士族及假冒者，不见录，署云“相州僧某刚撰”。后柳常侍冲亦明于族姓，中宗朝为相州刺史，询问旧老，云：“自隋已来，不闻有僧某刚。”盖惧嫉于时，故隐名氏云。

李大夫杰之为河南尹，有妇人诉子不孝。其子涕泣不自辩明，但言：“得罪于母，死甘分。”察其状非不孝子，再三喻其母，母固请杀之。李曰：“审然，可买棺来取儿尸。”因使人尾其后。妇既出，谓一道士曰：“事了矣。”俄而棺至，李尚冀其悔，喻之如初。妇执意弥坚。时道士方在门外，密令擒之，既出其不意，一问便曰：“某与彼妇人有私，常为儿所制，故欲除之。”乃杖母及道士杀，便以向棺载母丧以归。

裴知古自中宗、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。路逢乘马者，闻其声，窃曰：“此人即当堕马。”好事者随而观之，行未半坊，马惊堕殆死。尝观人迎妇，闻妇佩玉声，曰：“此妇不利姑。”是日姑有疾，竟死云。其知音皆此类也。又善于摄卫，开元十二年终，年且百岁。

近代言乐，卫道弼为最，天下莫能以声欺者。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令，享北郊，监享御史有怒于夔，欲以乐不和为之罪，杂扣钟磬，使夔暗名之，无误者，由是反叹服。洛阳有僧，房中磬子夜辄自鸣，僧以为怪，惧而成疾。求术士百方禁之，终不能已。曹绍夔素与僧善，适来问疾，僧具以告。俄顷，轻击斋钟，磬复作声，绍夔笑曰：“明日盛设饌，余当为除之。”僧虽不信其言，冀其或效，乃力置饌以待。绍夔食讫，出怀中错，铍磬数处而去，其声遂绝。僧苦问其所以，绍夔曰：“此磬与钟律合，故击彼应此。”僧大喜，其疾便愈。

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，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，似琵琶而身正圆，莫有识者。元视之曰：“此阮咸所造乐具。”乃令匠人改以木，为声甚清雅，今呼为阮咸者是也。

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，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，谓之“放生池”。墓铭云：“龟言水，蓍言市。”

今上之为潞州别驾，将入朝，有军人韩凝礼，自谓知兆，上因以食箸试之。既布卦，一箸无故自起，

凡三偃三起，观者以为大吉征。既而诛韦氏，定天位，因此行也。凝礼起家五品，至今犹存。

今上既诛韦氏，擢用贤俊，改中宗之政，依贞观故事，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。中书令元之、侍中璟、御史大夫构、河南尹杰，皆一时之选，时人称姚、宋、毕、李焉。

张同州沛之在州也，任正名为录事，刘幽求为朝邑尉。沛奴下诸官，而独呼二公为刘大、任大，若平常之交。

今上之诛韦氏，沛兄涉为殿中监，见杀，并令诛沛。沛将出就州，正名时假在家，闻之遽出，曰：“朝廷初有大难，同州京之佐辅，奈何单使一至，便害州将，请以死守之。”于是劝令复奏，因送沛于狱曰：“正名若死，使君可忧，不然无虑也。”时方立元勋，用事于中，竟脱沛于难，二公之力。

萧至忠自晋州之人也，蒋大理钦绪即其妹婿，送之曰：“以足下之才，不忧不见用，无为非分妄求。”至忠不答。蒋退而曰：“九代之卿族，一举而灭之，可哀也哉！”至忠既至中书令，岁余以诛死。

开元始年，上悉出金银珠玉锦绣之物于朝堂，若山积而焚之，示不复御用也。

姚开府凡三为相，而必兼兵部，至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，皆暗能计之矣。

郭尚书元振，始为梓州射洪令，征求无厌，至掠部人卖为奴婢者甚众。武后闻之，使籍其家，惟有书数百卷。后令问资财所在，知皆以济人，于是奇而免之。后为凉州都督，路不拾遗。藩国闻其风，多请朝献。自国家善为凉州者，郭居其最。

今上之初，吐蕃倾国作寇，某官薛讷为元帅以御之，大捷而还，时有贺者退曰：“薛公谦而有礼，宜有凯旋。”

故事：每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赐王公以下射，中鹿赐为第一，院赐绫，其余布帛有差。至开元八年秋，舍人许景先以为徒耗国赋而有益于事，罢之，其礼至今遂绝。

京城诸州邸，贞观初所造。至开元初李尚书入，悉卖与居人，以钱入官。

崔湜之为中书令，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，湜轻之，常呼为“张底”。后曾商量数事，意皆出人右，湜惊美久之，谓同官曰：“知无？张底乃我辈一般人，此终是其坐处。”湜死十余载，河东公竟为中书焉。

东封之岁，洛阳平御路，北市东南隅得铭汉丞相长史朱买臣墓云：“蓍言市，千载之后阿谁是？”

十七年，丞相源乾曜、张说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，请为千秋节，百姓祭皆就此日，名为“赛白帝”。群臣上万岁寿，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，士庶结丝承露囊，更相遗问。

十九年春，诏州县社及莫并不得用牲牢，荐脯醢而已。十九年夏，诏京都置太公庙于孔子庙之西，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，汉留侯张良配享，置令丞、录

事各一员。

洛阳画工解奉先为嗣江王家画壁像，未毕而逃。及见擒，乃妄云：“功直已相当。”因于像前誓曰：“若负心者，愿死为汝家牛。”岁余，奉先卒。后岁余，王孖产一骑犍，有白文于背曰：“解奉先”，观者日如市。时今上二十年也。

后土祠，隔河与梁山相望，旧立山神像以配，座如妃匹焉。至开元中年，始别建室而迁出之，或云张燕公之为也。

怀州北有丹水，其源出长平山下。传云：秦杀赵卒，其水变赤，因以为名。今上始幸太原，知其故，诏改为怀水，潼津关为周密。

开元初，司农卿姜师度引洛水灌朝邑泽，尽发以修堤堰，墓为水所湍击，今寝颓削焉。

崔谿府日知，历职中外，恨不居八座。及为太常，于都寺厅事后起一楼，正与尚书省相望，人谓之“崔公望省楼”。

俗五月初五日为竞渡戏，自襄州已南，所向相传云：屈原初沉江之时，其乡人乘舟求之，意急而争前，后因此戏。

晋谢灵运须美，临刑，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诘须。寺人宝惜，初不亏损。中宗朝，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，欲广其物色，令驰驿取之。又恐为他人所得，因剪弃其余，遂绝。

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，有树似槐而叶细，土人谓之“玉树”。杨子云《甘泉赋》云“玉树青葱”，后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，盖不详也。

江宁县寺有晋长明灯，岁久，火色变青而不热。隋文帝平陈，已讶其古，至今犹存。

旧人皆服衮巾，至周武始为四脚，国初又加巾子焉。

高齐兰陵王长恭白类美妇人，乃著假面以对敌，与周师战于金墉下，勇冠三军，齐人庄之，乃为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，曰“代面舞”也。

灵州鸣沙县有沙，人马践之，辄枪然有声。持至他处，信宿之后，而无复声矣。

今“开通元宝钱”，武德四年铸，其文欧阳询率更所书也。

王右军《兰亭序》，梁乱出在外，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。至太建中，献之宣帝。隋平陈日，或以献晋王，王不之宝。后僧果从帝借拓。及登极，竟未从索。果师死后，弟子僧辩得之。太宗为秦王日，见拓本惊喜，乃贵价市大王书《兰亭》，终不至焉。及知在辩师处，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，以武德四年入秦府。贞观十年，乃拓十本以赐近臣。帝崩，中书令褚遂良奏：“《兰亭》先帝所重，不可留。”遂秘于昭陵。

晋平南将军侍中王廙，右军之叔父，工草隶飞白，祖述张卫法。后得索靖书“七月二十六日”一纸，每宝玩之。遭永嘉丧乱，乃四叠缀于衣中以过江，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，叠迹犹存。

王右军《告誓文》，今之所传，即其稿草，不具年月日朔。其真本云：“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。”而书亦真小。开元初年，润州江宁县瓦官寺修讲堂，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，与一沙门。至八年，县丞李延业求得，上岐王，岐王以献帝，便留不出。或云：后却借岐王。十二年王家失火，图书悉为煨烬，此书亦见焚云。

卢黄门思道仕高齐，久不得进，时和士开方贵宠用事，或谓卢曰：“何不一见和王？”思道素自高，欲往，恐为人所见，乃未明而行。比至其门，立者众矣，卢驻髻望之，彼何人斯，森然而与槐柳齐列。因鞭马疾去。有过卢黄门思道者，见一胡人在座，问此何等，答曰：“从兄浩。”反语卢浩尚为老胡。

梁常侍徐陵聘于齐，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，收录其文集以遗陵，令传之江左。陵还，济江而沉之，从者以问，陵曰：“吾为魏公藏拙。”

补 遗

隋末有河间人，觥鼻使酒，自号郎中，每醉必殴击其妻。妻美而善歌，每为悲怨之声，辄摇顿其身。好事者乃为假面以写其状，呼为“踏摇娘”，今谓之“谈容娘”。

炀帝宴群臣，以唐高祖面皱，呼为“阿婆”。高祖归，不悦，以语嫔后，后曰：“此吉兆。公封于唐，唐者堂也，阿婆即是堂主。”高祖大悦。

隋炀帝凿汴河，自制《水调歌》。

隋杨素破突厥，文帝赐以万钉宝带。

吴郡献松江鲈，炀帝曰：“所谓金齏玉脍，东南佳味也。”

郑公尝出行，以正月七日谒见太宗，太宗劳之曰：“卿今日至，可谓人日矣。”

左史东方虬，每云：“二百年后，乞与西门豹作对。”

唐太宗问高州首领冯盎云：“卿宅去沉香远近？”对曰：“宅左右即出香树，然其生者无香，惟朽者始香矣。”

李淳风奏：“北斗七星官化为人，明日至西市饮酒。”使人候之，有僧七人共饮二石，太宗遣人召之，七人笑曰：“此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。”忽不见。

齐吴均为文多慷慨军旅之意，梁武帝被围台城，朝廷问均外御之计，怯但不知所答，启云：“愚计速降为上计。”

齐宜都王铿，三岁丧母。及有识，问母所在，左右告以早亡，便思慕蔬食，祈请幽冥，求一梦见。至六岁，梦见一妇人，谓之曰：“我是汝之母。”铿悲泣。旦说之，容貌衣服，事事如平生也。

人妄告东宫。

牛弘，炀帝之在东宫也，数有诗书遗弘，弘亦有

答。及嗣位之后，尝赐弘诗曰：“晋家山吏部，魏世卢尚书。莫言先哲异，奇才亦佐余。学行敦时俗，道素乃冲虚。纳言云阁上，礼仪皇运初。彝伦欣有叙，垂拱事端居。”

元万顷初为契苾何力征高丽管记，作檄书云：“不知守鸭绿之险。”莫离支报云：“谨闻命矣。”遂移兵固守，官军不得入，万顷坐流岭南。

郭正一为李英公征辽管记，勤还曰：“此段行，我录郭正一可笑事，虽满十卷，犹未能尽。”

汉明帝时，刘晨、阮肇同入天台，见二女，出胡麻饭、山羊脯，设桃及酒甚美。逾年乃归，乡里皆变，推寻其家，已经七代孙也。

后魏末，周齐交争，周人贫甚，尝获一齐卒，喜曰：“得一将。”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著缁襌。”

李龟年善羯鼓，玄宗问卿打多少枚，对曰：“臣打五十杖讫。”上曰：“汝殊未，我打却三竖柜也。”

后数年，又闻打一竖柜，因锡一拂枚羯鼓棬。

苏州洞庭、杭州兴德寺，房太尉瑄云：“不游兴德、洞庭，未见佳处。”寿安县有喷玉泉、石溪，皆山水之胜绝者也。贞元中，瑄以宾客辞为县令，乃划翳荟，开径隧，人闻而异焉。太和初，博陵崔蒙为主簿，标准于道周，人方造而游焉。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于石，或置之高山之上，或沈之大洲之底，而云：“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？”

卢中丞迈有宝瑟四，各值数十万。有寒玉、石磬、响泉、和至之号。

汉中王瑀为太卿，早起朝，闻永兴里人吹笛，问是太常乐人否。曰：“然。”已后因阅乐而唤之，问曰：“何得某日卧吹笛耶？”

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，云：“琵琶声多，琶声少，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。”自下而上谓之琶，自上而下谓之琶。

朝野僉载

[唐]张 鷟撰 王宏治整理

《朝野僉载》六卷，唐张鷟撰。张鷟，字文成，自号浮休子，河北深州人。除本书外，撰有《龙筋凤髓判》、《游仙窟》等。本书记载隋唐两代朝廷和民间的故事与遗闻，对武则天时的朝政尤多讥评，有些内容为《资治通鉴》所引用。张鷟死后，又有人为此书“补遗”，记开元以后事，今本已掺入“补遗”之内容，已非原书，现据宝颜堂秘笈本为底本，参考他本整理。

卷 一

贞观年中，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，母忽失明。问卜者王子贞，子贞为卜之，曰：“明年有人从东来青衣者，三月一日来，疗必愈。”至时，候见一人着青绹襦，遂邀为设饮食。其人曰：“仆不解医，但解作犁耳，为主人作之。”持斧绕舍求犁轘，见桑曲枝临井上，遂斫下。其母两眼焕然见物。此曲桑盖井之所致也。

周郎中裴珪妾赵氏，有美色，曾就张王景藏卜年命。藏曰：“夫人目长而漫视。准相书，猪视者淫。妇人目有四白，五夫守宅。夫人终以奸废，宜慎之。”赵笑而去。后果与人奸，没入掖庭。

杜景佺，信都人也。本名元方，垂拱中，更为景佺。刚直严正，进士擢第，后为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，景佺廷诤其公清正直。则天怒，以为面欺，左授濠州刺史。初任濠州，会善筮者于路，言其当重人相，得三品，而不着紫袍。至是夏中服紫衫而终。

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、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。转式讫，谓礼曰：“公大亲近，位至方伯。”谓忠曰：“公得京官，今年禄尽，宜致仕可也。”二人皆应举，怀礼授左补阙，后至和、复二州刺史。行忠授城郎郎，至秋而卒。

开元二年，梁州道士梁虚州，以九宫推算张鷟云：“五鬼加年，天罡临命，一生之大厄。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观》之《涣》，主惊恐；后风行水上，事即散。”安国观道士李若虚，不告姓名，暗使推之。云：“此人今年身在天牢，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。不

然病当死，无救法。”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，敕令处尽。而刑部尚书李日知，左丞张廷圭、崔玄升，侍郎程行谋咸请之，乃免死，配流岭南。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。

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，惟鼻根未倒。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，或言肉可治疯，遂取一截蛇肉食之。三五日顿渐可，百日平复。又商州有人患大疯，家人恶之，山中为起茅舍。有乌蛇坠酒罍中，病人不知，饮酒渐差。罍底见蛇骨，方知其由也。

则天时，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。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，见一鬼撮允元头，二鬼持棒随其后，直入景运门。医白公主，公主奏之。上令给使覘问，在阁无事。食讫还房，午后如厕，长参典怪其久私，往候之，允元踏面于厕上，目直视，不语，口中涎落。给使奏之，上问医曰：“此可得几时？”对曰：“缓者三日，急者一日。”上与锦被覆之，并床舁送宅，止夜半而卒。上自为诗以悼之。

久视年中，襄州人杨元亮，年二十余，于虔州汶山观佣力。昼梦见天尊云：“我堂舍破坏，汝为我修造，遣汝能医一切病。”寤而悦之，试疗无不愈者。赣县里正背有肿，大如拳，亮以刀割之，数日平复。疗病日获十千，造天尊堂成，疗病渐无效。

如意年中，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。云见一僧与一木，长尺余，教曰：“人有病者，汝以此木拄之即愈。”玄景得见机上尺，乃是僧所与者，试将疗病，拄之立差，门庭每日数百人。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，追之禁左台，病者满于台门。则天闻之，追入内，宫人病，拄之即愈，放出任救病百姓。数月以后，得钱七百余贯。后渐无验，遂绝。

洛州有士人患应病，语即喉中应之。以问善医张文仲，经夜思之，乃得一法。即取《本草》令读之，

皆应；至其所畏者，即不言。仲乃录取药，合和为丸，服之应时而愈。一云问医苏澄云。

郝公景于泰山采药，经市过。有见鬼者，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。遂取药和为“杀鬼丸”，有病患者服之差。

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，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，遂痊愈。及亡后十余年改葬，视其胫骨折处，有铜末束之。

岭南风俗，多为毒药。令奴食冶葛死，埋之土中。覃生正当腹上，食之立死；手足额上生者，当日死；旁自外者，数日死；渐远者，或一月，或两月；全远者，一年、二年、三年亦即死。惟陈怀卿家药能解之。或以涂马鞭头控上，拂着手即毒，试着口即死。

赵延禧云，遭恶蛇虺所螫处，贴之艾柱，当上灸之立差，不然即死。凡蛇啮，即当啮处灸之，引去毒气即止。

治葛食之立死。有治葛处即有白藤花，能解治葛毒。鸡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，不濯角，其水物食之必死，为鸡食蛇之故。

医书言，虎中药箭食清泥；野猪中药箭脰芥苳而食；雉被鹰伤，以地黄叶帖之。又矾石可以害鼠，张鹭曾试之，鼠中毒如醉，亦不识人，犹知取泥汁饮之，须臾平复。鸟兽虫物犹知解毒，何况人乎？被蚕啮者，以甲虫末傅之；被马咬者，以烧鞭鞘灰涂之。盖取其相服也。蜘蛛啮者，雄黄末傅之。筋断须续者，取旋复根绞取汁，以筋相对，以汁涂而封之，即相续如故。蜀儿奴逃走多刻筋，以此续之，百不失一。

永徽中有崔爽者，每食生鱼三斗乃足。于后饥，作鲙未成，爽忍饥不禁，遂吐一物，状如虾蟆。自此之后，不复能食鲙矣。

国子司业、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，腹中虫蚀极痛，不可忍。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，须臾而卒。

后魏孝文帝定四姓，陇西李氏大姓，恐不入，星夜乘鸣驼，倍程至洛。时四姓已定讫，故至今谓之“驼李”焉。

张文成曰：乾封以前选人，每年不越数千；垂拱以后，每岁常至五万。人不加众，选人益繁者，盖有由矣。尝试论之，祇如明经、进士、十周、三卫、勋散、杂色、国官、直司，妙简实材，堪入流者十分不过一二。选司考练，总是假手冒名，势家嘱请。手不把笔，即送东司；眼不识文，被举南馆。正员不足，权补试、摄、检校之官。贿货纵横，赃污狼藉。流外行署，钱多即留，或帖司助曹，或员外行案。更有挽郎、擎脚、营田、当屯，无尺寸工夫，并优与处分。皆不事学问，惟求财贿。是以选人冗冗，甚于羊群，吏部喧喧，多于蚁聚。若铨实用，百无一人。积薪化薪，所从来远矣。

郑愔为吏部侍郎掌选，赃污狼藉。引铨有选人

系百钱于鞞带上，愔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当今之选，非钱不行。”愔默而不言。时崔湜亦为吏部侍郎掌选，有铨人引过，分疏云：“某能翘关负米。”湜曰：“君壮，何不兵部选？”答曰：“外边人皆云‘崔侍郎下，有气力者即存。’”

景龙中，斜封得官者二百人，从屠贩而践高位。景云践祚，尚书宋璟、御史大夫毕构奏停斜封人官。璟、构出，后见鬼人彭卿受斜封人贿赂，奏云见孝和，怒曰：“我与入官，何因夺却。”于是斜封皆复旧职。伪周革命之际，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、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，皆被搜扬，不曾试练，并与美职。尘黷士人之品，诱悦愚夫之心，庸才者得官以为荣，有才者得官以为辱。昔赵王伦之篡也，天下孝廉、秀才、茂异，并不简试，雷同与官，市道屠沽、亡命不轨，皆封侯略尽。太府之铜不供铸印，至有白版侯者。朝会之服，貂者大半，故谣云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。小人多幸，君子耻之。无道之朝，一何连类也，惜哉！

天后中，契丹李尽忠、孙万荣之破营府也，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。闻麻仁节等诸军欲至，乃令守囚曹等给之曰：“家口饥寒，不能存活。求待国家兵到，吾等即降。”其囚日别与一顿粥，引出安慰曰：“吾此无饮食养汝，又不忍杀汝，总放归若何？”众皆拜伏乞命，乃给放去。至幽州，具说饥冻逗遛。兵士闻之，争欲先入。至黄獐峪，贼又令老者投官军，送遣老牛瘦马于道侧。仁节等三军弃步卒，将马先争入，贼设伏横截，军将被索缚之，生擒节等，死者填山谷，罕有一遗。

景龙四年，洛州凌观失火，万物并尽，惟有一真人岿然独存，乃泥塑为之。后改为圣真观。

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，隋曰唐兴村门首。文皇帝移长安城，将作大匠高颖常坐此树下检校。后载树行不正，欲去之，帝曰：“高颖坐此树下，不须杀之。”至今先天百三十年，其树尚在，柯叶森竦，株根盘礴，与诸树不同。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，今唐家居焉。

永徽年以后，人唱《桑条歌》云：“桑条苕，女韦也乐。”至神龙年中，逆韦应之。谄佞者郑愔作《桑条乐词》十余首进之，逆韦大喜，擢之为吏部侍郎，赏缗百匹。

龙朔以来，人唱歌名《突厥盐》。后周圣历年中，差阎知微和匈奴，授三品春官尚书，送武延秀娶成默女，送金银器物、锦彩衣裳以为礼聘，不可胜纪。突厥翻动，汉使并没，立知微为可汗，《突厥盐》之应。

调露中，大帝欲封中岳，属突厥叛而止。后又欲封，土番入寇，遂停。至永淳年，又驾幸嵩岳，谣曰：“嵩山凡几层，不畏登不得，只畏不得登。三度征兵马，傍道打腾腾。”岳下遭疾，不愈，回至官而崩。

永淳之后，天下皆唱“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。后徐敬业犯事，出柳州司马，遂作伪敕，自授扬州司马，杀长史陈敬之，据江淮反。使李孝逸讨之，斩业首，驿马驼入洛。“杨柳，杨柳，漫头驼”，此其应也。

周如意年中以来，始唱《黄獐歌》，其词曰：“黄獐，黄獐，草里藏，弯弓射你伤。”俄而契丹反叛，杀都督赵文翊，营府陷没。差总管曹仁师、张玄遇、麻仁节、王孝杰，前后百万众，被贼败于黄獐谷，诸军并没，罔有孑遗。《黄獐》之歌，斯为验矣。

周垂拱已来，《苏拿儿歌》词皆是邪曲。后张易之小名苾拿。

景龙年，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，用钱数百万。童谣曰：“可怜安乐寺，了了树头悬。”后诛逆韦，并杀安乐，斩首悬于竿上，改为悖逆庶人。

神龙以后，谣曰：“山南乌鹊窠，山北金骆驼。镰柯不凿孔，斧子不施柯。”此突厥强盛，百姓不得斫桑养蚕、种禾刈谷之应也。

景龙中，谣曰：“可怜圣善寺，身着绿毛衣。牵来河里饮，踏杀鲤鱼儿。”至景云中，谯王从均州人作乱，败走，投洛川而死。

景云中，谣曰：“一条麻线挽天枢，绝去也。”神武即位，敕令推倒天枢，收铜并入尚方，此其应兆。

景龙中，谣曰：“黄柏筷子挽剡断，两脚踏地鞋襕断。”六月，平王诛逆韦，欲作乱。鞋襕断者，事不成。阿韦是“黄桠”之后也。

明堂主簿骆宾王《帝京篇》曰：“倏忽搏风生羽翼，须臾失浪委泥沙。”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，大败，投江而死，此其讖也。

麟德已来，百姓饮酒唱歌，曲终而不尽者号为“族盐”。后阎知微从突厥领贼破赵、定。后知微来，则天大怒，磔于西市。命百官射之，河内王武懿宗去七步，射三发，皆不中，其怯懦也如此。知微身上箭如猬毛，挫其骨肉，夷其九族，疏亲及不相识者皆斩之。小儿年七八岁，驱抱向西市，百姓哀之，掷饼果与者，相争夺以为戏笑。监刑御史不忍害，奏舍之。其“族盐”之言，于斯应也。

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，天下慕之，其帽为“赵公浑脱”。后坐事长流岭南，“浑脱”之言，于是效焉。

魏王为巾子向前路，天下欣欣慕之，名为“魏王踏”。后坐死。至孝和时，陆颂亦为巾子同此样，时人又名为“陆颂踏”。未一年而陆颂殒。

永徽后，天下唱《武媚娘歌》，后立武氏为皇后。大帝崩，则天临朝，改号大周。二十余年，武后强盛，武三王梁、魏、定等并开府，自余郡王十余人，几迁鼎矣。

咸亨以后，人皆云：“莫浪语，阿婆嗔，三叔闻时笑杀人。”后果则天即位，至孝和嗣之。阿婆者，则天也；三叔者，孝和为第三也。

魏仆射子名叔麟，讖者曰：“‘叔麟’，反语‘身戮’也。”后果被罗织而诛。

梁王武三思，唐神龙初改封德靖王。讖者言：“德靖，‘鼎贼’也。”果有窥鼎之志，被郑克等斩之。

天后时，谣言曰：“张公吃酒李公醉。”张公者，斥易之兄弟也；李公者，言李氏大盛也。

孙佺为幽州都督，五月北征。时军师李处郁谏：“五月南方火，北方水，火入水必灭。”佺不从，果没八万人。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，时谓“窦入牛口，岂有还期”。果被秦王所擒。其孙佺之北也，处郁曰：“殄若入咽，百无一全。”山东人谓温饭为殄（音孙），幽州以北并为燕地，故云。

龙朔年已来，百姓饮酒作令云：“子母相去离，连台拗倒。”子母者，盞与盘也；连台者，连盘拗倒盞也。及天后永昌中，罗织事起，有宿卫十余人于清化坊饮，为此令。此席人进状告之，十人皆弃市。自后庐陵徙均州，则子母相去离也；连台拗倒者，则天被废，诸武迁放之兆。

神武皇帝七月即位，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。自后捉掘僧尼严急，令拜父母等，未成者并停革，后出者科决，还俗者十八九焉。

开元五年春，司天奏：“玄象有眚见，其灾甚重。”玄宗震惊，问曰：“何祥？”对曰：“当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，今新及第进士正应其数。”其年及第李蒙者，贵主家婿，上不言其事，密戒主曰：“每有大游宴，汝爱婿可闭留其家。”主居昭国里，时大合乐，音曲远畅，曲江涨水，联舟数艘，进士毕集。蒙闻，乃逾垣奔走，群众愜望。才登舟，移就水中，画舸平沉，声妓、篙工不知纪极，三十进士无一生者。

夏侯处信为荆州长史，有宾过之，处信命仆作食。仆附耳语曰：“洩几许面？”信曰：“两人二升即可矣。”仆入，久不出，宾以事告去。信遽呼仆，仆曰：“已洩讫。”信鸣指曰：“大异事。”良久乃曰：“可总燔作饼，吾公退食之。”信又尝以一小瓶贮醯一升自食，家人不沾余沥。仆云：“醋尽。”信取瓶合于掌上，余数滴，因以口吸之。凡市易，必经手乃授直。识者鄙之。

广州录事参军柳庆独居一室，器用食物并致卧内。奴有私取盐一撮者，庆鞭之见血。

夏侯彪夏月食饮，生虫在下，未曾沥口。尝送客出门，奴盗食腐肉。彪还觉之，大怒，乃捉蝇与食，令呕出之。

郑仁凯为密州刺史，有小奴告以履穿，凯曰：“阿翁为汝经营鞋。”有顷，门夫着鞋者至，凯厅前树上有翼窠。翼，啄木也。遣门夫上树取其子。门夫脱鞋而缘之，凯令奴着鞋而去，门夫竟至徒跣。凯有德色。

安南都护邓祐，韵州人，家巨富，奴婢千人。恒课口腹自供，未曾设客。孙子将一鸭私用，祐以擅破家资，鞭二十。

韦庄颇读书，数米而炊，秤薪而爨，炙少一脔而觉之。一子八岁而卒，妻敛以时服，庄剥取，以故席裹尸，殡讫，擎其席而归。其忆念也，呜咽不自胜，惟慙吝耳。

怀州录事参军路敬潜遭蔡连辉事，于新开推鞠，免死配流。后诉雪，授睦州遂安县令。前邑宰皆卒于官，潜欲不赴。其妻曰：“君若合死，新开之难早已无身，今得县令，岂非命乎？”遂至州，去县水路数百里上，寝堂两间有三殡坑，皆埋旧县令，潜命坊夫填之。有枭鸣于屏风，又鸣于承尘上，并不以为事。每与妻对食，有鼠数十头，或黄或白，或青或黑，以杖驱之，则抱杖而叫。自余妖怪，不可具言。至四考满，一无所失，选授卫令，除卫州司马。入为郎中，位至中书舍人。

周甘子布博学有才，年十七为左卫长史，不入五品。登封年病，以驴舆强至岳下，天恩加两阶，合入五品，竟不能起。邻里亲戚来贺，衣冠不得，遂以绯袍覆其上，帖然而终。

太常卿卢崇道坐女婿中书令崔湜反，羽林郎将张仙坐与薛介然口陈欲反之状，俱流岭南。经年，无日不悲号，两目皆肿，不胜凄楚，遂并逃归。崇道至都宅藏隐，为男娶崔氏女未成，有内给使来取充贵人，崇道乃赂给使，别取一崔家女去入内。事败，给使具承，掩崇道，并男三人亦被纠捉，敕杖各决一百，俱至丧命。

青州刺史刘仁轨知海运，失船极多，除名为民，遂辽东效力。遇病卧平壤城下，褰幕看兵士攻城。有一卒直来前头背坐，叱之不去，仍恶骂曰：“你欲看，我亦欲看，何预汝事？”不肯去。须臾城头放箭，正中心而死。微此兵，仁轨几为流矢所中。

任之选与张说同时应举。后说为中书令，之选竟不及第。来谒张公，公遗绢一束，以充粮用。之选将归，至舍不经一两日，疾大作，将绢市药，绢尽疾自损。非但此度，余处亦然，何薄命之甚也！

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，令钱塘县主簿夏荣看之。荣曰：“使君百无一虑，夫人早须崇福以禳之。”崔夫人曰：“禳须何物？”荣曰：“使君娶二姬以压之，出三年则厄过矣。”夫人怒曰：“此獠狂语，儿在身无病。”荣退曰：“夫人不信，荣不敢言。使君命合有三妇，若不更娶，于夫人不祥。”夫人曰：“乍可死，此事不相当也。”其年夫人暴亡，敝更娶二姬，荣言信矣。

平王诛逆韦，崔日用将兵杜曲，诛诸韦略尽，辋子中婴孩亦槁杀之。诸杜滥及者非一。浮休子曰：“此逆韦之罪，疏族何辜！亦如冉闵杀胡，高鼻者横死；董卓诛阉人，无须者枉戮。死生命也。”

逆韦之变，吏部尚书张嘉福河北道存抚使，至怀州武涉驿，有敕所至处斩之。寻有敕矜放，使人马上昏睡，迟行一驿，比至，已斩讫。命非天乎，天非命乎！

沈君亮见冥道事，上元年中，吏部员外张仁纬延生问曰：“明公看纬何当迁？”亮曰：“台郎坐不暖席，何虑不迁。”俄而纬如厕，亮谓诸人曰：“张员外总十余日活，何暇忧官职乎？”后七日而纬卒。

虔州司士刘知元摄判司仓，大酺时，司马杨舜臣谓之曰：“买肉必须含胎，肥脆可食，余瘦不堪。”知元乃拣取怀孕牛犊及猪羊驴等杀之，其胎仍动，良久乃绝。无何，舜臣一奴无病而死，心上仍暖，七日而苏。云见一水牯白额，并子随之，见王诉云：“怀胎五个月，扛杀母子。”须臾又见猪羊驴等皆领子来诉，见刘司士答款，引杨司马处分如此。居三日而知元卒亡，又五日而舜臣死。

率更令张文成，晨晨鸣于庭树，其妻以为不祥，连唾之。文成云：“急洒扫，吾当改官。”言未毕，贺客已在门矣。又一说，文成景云二年为鸿胪寺丞，帽带及绿袍并被鼠啮。有神灵遂相诬告，京师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，蜀王秀皆坐之。隋室既亡，其事亦寝矣。

仪凤年中，有长星半天，出东方，三十余日乃灭。自是土蕃叛，匈奴反，徐敬业乱，白铁余作逆，博、豫骚动，忠、万强梁，契丹翻营府，突厥破赵定，麻仁节、张玄遇、王孝杰等皆没百万众。三十余年，兵革不息。

调露之后，有鸟大如鸠，色如乌鹊，飞若风声，千万为队，时人谓之“鵙雀”，亦名突厥雀，若来突厥必至，后至无差。

天授中，则天好改新字，又多忌讳。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：“国字中‘或’，或乱天象，请□中安‘武’以镇之。”则天大喜，下制即依。月余有上封者云：“‘武’退在□中，与四字无异，不祥之甚。”则天愕然，遽追制，改令中为“八方”字。后孝和即位，果幽则天于上阳宫。

长安二年九月一日，太阳蚀尽，默啜贼到并州。至十五日夜，月蚀尽，贼并退尽。俗谚曰：“枣子塞鼻孔，悬楼阁却种。”又云：“蝉鸣蛰蛰唤，黍种糕糜断。”又谚云：“春雨甲子，赤地千里。夏雨甲子，乘船入市。秋雨甲子，禾头生耳。冬雨甲子，鹊巢下地。”其年大水。

长安四年十月，阴，雨雪，一百余日不见星。正月，诛张易之、昌宗等，则天废。

幽州都督孙佺之入贼也，薛讷与之书曰：“季月不可入贼，大凶也。”佺曰：“六月宣王北伐，讷何所知。有敢言兵出不复者斩。”出军之日，有白虹垂头于军门。其夜，大星落于营内，兵将无敢言者。军行后，幽州界内鸦乌鸱等并失，皆随军去。经二旬而军没，乌鸱食其肉焉。

延和初七日，太白昼见经天。其月，太上皇逊帝位，此易主之应也。至八月九日，太白仍昼见，改元先天。至二月七日，太上皇废，诛中书令萧至忠、侍中岑羲；流崔湜，寻诛之。

开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夜，大流星如瓮，或如盆大者贯北斗，并西北小者随之。无数天星尽摇，至晓乃止。七月，襄王崩，溢殇帝。十月，土番入陇右，掠羊马，杀伤无数。其年六月，大风拔树发屋，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。长安城初建，隋将作大匠高颖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，至是拔出。终南山竹开花结子，绵亘山谷，大小如麦。其岁大饥，其竹并枯死。岭南亦然，人取而食之。醴泉雨面如米颗，人可食之。后汉襄楷云：“国中竹柏枯者，不出三年主当之。”人家竹结实枯死者，家长当之。终南竹花枯死者，开元四年而太上皇崩。

开元五年，洪、潭二州复有火灾，昼日人见火精赤灿灿，所指即火起。东晋时，王弘为吴郡太守，亦有此灾。弘挾部人，将为不慎，后坐厅事，见一物赤如信幡，飞向人家舍上，俄而火起，方知变不复由人，遭燕人家遂免笞罚。

开元八年，契丹叛，关中兵救营府，至澠池缺门，营于谷水侧。夜半水涨，漂二万余人，惟行网夜樗蒲不睡，据高获免，村店并没尽。上阳宫中水溢，宫人死者十七八。其年，京兴道坊一夜陷为池，没五百家。初，邓州三鸦口见二小儿以水相泼，须臾有大蛇十围已上，张口向天。人或有斫射者，俄而云雨晦冥，雨水漂二百家，小儿及蛇不知所在。

洛阳县令宋之逊，性好唱歌，出为连州参军。刺史陈希古者，庸人也，令之逊教婢歌。每日端笏立于庭中，呦呦而唱，其婢隔窗从而和之，闻者无不大笑。

卷二

北齐南阳王入朝，上问何以为乐，王曰：“致蝎最乐”。遂收蝎，一宿得五斗，置大浴斛中。令一人脱衣而入，被蝎螫死，宛转号叫，苦痛不可言，食顷而死。帝与王看之。

隋末荒乱，狂贼朱粲起于襄、邓间。岁饥，米斛万钱，亦无得处，人民相食。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，可二百石，煮人肉以喂贼。生灵歼于此矣。

周恩州刺史陈承亲，岭南大首领也，专使子弟兵劫江。有一县令从安南来，承亲凭买二婢，令有难色。承亲每日重设邀屈，其殷勤。送别江亭，即遣子弟兵寻复劫杀，尽取财物。将其妻及女至州，妻叩头求作婢，不许，亦缢杀之。取其女。前后官人家过亲，礼遇厚者，必随后劫杀，无人得免。

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。有债主及奴诣临安，于客舍遂饮之醉，杀而齧之，以水银和煎，并骨销尽。后又欲食其妇，妇觉而遁之。县令诘，具得其情，申州，录事奏，奉敕杖一百而死。

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，令一袍裤行酒。光怒，令拽出，遂杀之。须臾烂煮以食客，后呈其二手，客

惧，攫喉而吐。

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，有贼问不承，庄引前曰：“若健儿，一一具吐放汝。”遂还巾带，贼并吐之。诸官以为必放，顷庄曰：“将我作具来。”乃一铁钩长丈余，甚锐利，以绳挂于树间，谓贼曰：“汝不闻‘健儿钩下死’？”令以脰钩之，遣壮士制其绳，则钩出于脑矣。谓司法曰：“此法何似？”答曰：“吊民伐罪，深得其宜。”庄大笑。后庄左降施州刺史，染病，惟忆人肉。部下有奴婢死者，遣人割肋下肉食之。岁余卒。

周推事使索元礼，时人号为“索使”。讯囚作铁笼头，髻（原注：呼角反）其头，仍加楔焉，多至脑裂髓出。又为“风晒翅”、“猕猴钻火”等。以桎关手足而转之，并斫骨至碎。又悬囚于梁下，以石绳头。其酷法如此。元礼故胡人，薛师之假父，后坐赃贿，流死岭南。

周末俊臣罗织人罪，皆先进状，敕依奏，即籍没。徐有功出死囚，亦先进状，某人罪合免，敕依，然后断雪。有功好出罪，皆先奉进止，非是自专。张汤探人主之情，盖为此也。

羽林将军常元楷，三代告密得官。男彦玮告刘诚之破家，彦玮处侍御。先天二年七月三日，楷以反逆诛，家口配流。可谓“积恶之家殃有余”也。

周朴阙乔知之有婢碧玉，姝艳能歌舞，有文华，知之时幸，为之不婚。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，纳之，更不放还知之。知之乃作《绿珠怨》以寄之，其词曰：“石家金谷重新声，明珠十斛买娉婷。此日可怜偏自许，此时歌舞得人情。君家闺阁不曾观，好将歌舞借人看。意气雄豪非分理，骄矜势力横相干。辞君去君终不忍，徒劳掩袂伤铅粉。百年离恨在高楼，一代容颜为君尽。碧玉读诗，饮泪不食，三日，投井而死。承嗣撩出尸，于裙带上得诗，大怒，乃讽罗织人告之。遂斩知之于南市，破家籍没。

周张易之为控鹤监，弟昌宗为秘书监，昌仪为洛阳令，竞为奢侈。易之为大铁笼，置鹅鸭于其内，当中取起炭火，铜盆贮五味汁，鹅鸭绕火走，渴即饮汁，火炙痛即回，表里皆熟，毛落尽，肉赤烘烘乃死。昌宗活栏驴于小室内，起炭火，置五味汁如前法。昌仪取铁槌钉入地，缚狗四足于槌上，放鹰鹞活按其肉食，肉尽而狗未死，号叫酸楚，不复可听。易之曾过昌仪，忆马肠，取从骑破胁取肠，良久乃死。后诛易之、昌宗等，百姓齧割其肉，肥白如猪肪，煎炙而食。昌仪打双脚折，抉取心肝而后死，斩其首送都。谚云“走马报”。

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，法外苦楚，无所不为，时人号“牛头阿婆”，百姓怨谤。兴乃榜门判曰：“被告之人，问皆称枉。斩决之后，咸悉无言。”

周侍御史侯思止，醴泉卖饼食人也，罗告准例酬五品。于上前索御史，上曰：“卿不识字。”对曰：“獬豸岂识字？但为国触罪人而已。”遂授之。凡推

勘，杀戮甚众，更无余语，但谓囚徒曰：“不用你书言笔语，但还我白司马。若不肯来俊，即与你孟青。”横遭苦楚非命者，不可胜数。白司马者，北邙山白司马坂也；来俊者，中丞来俊臣也；孟青者，将军孟青棒也。后坐私蓄锦，朝堂决杀之。

周明堂尉吉頊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，王助以亲故，为说蔡连耀男大觉、小觉云：“应两角麒麟也。耀字光翟，言光宅天下也。”頊明日录状付来俊臣，敕差河内王懿宗推，诛王助等四十一人，皆破家。后俊臣犯事，司刑断死，进状三日不出，朝野怪之。上人苑，吉頊拢马，上问在外有何事意，頊奏曰：“臣幸预控鹤，为陛下耳目，在外惟怪来俊臣状不出。”上曰：“俊臣于国有功，朕思之耳。”頊奏曰：“于安远告虺贞反，其事并验，今贞为成州司马。俊臣聚结不逞，诬遣贤良，赃贿如山，冤魂满路，国之贼也，何足惜哉！”上令状出，诛俊臣于西市。敕追于安远还，除尚食奉御，頊有力焉。除頊中丞，赐绯。頊理蔡连耀事，以为己功，授天官侍郎、平章事。与河内王竞，出为温州司马，卒。

成王千里使岭南，取大蛇八九尺，以绳缚口，横于门限之下。州县参谒者，呼令入门，但知直视，无复瞻仰，踏蛇而惊，惶惧僵仆，被蛇绕数匝。良久解之，以为戏笑。又取龟及鳖，令人脱衣，纵龟等啗其体，终不肯放，死而后已。其人酸痛号呼，不可复言。王与姬妾共看，以为玩乐。然后以竹刺龟等口，遂啗竹而放人；艾炙鳖背，灸痛而放口。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，不平复矣。

朔方总管张仁亶好杀。时有突厥投化，亶乃作檄文骂默啜，言词甚不逊。书其腹背，凿其肌肤，涅之以墨，炙之以火，不胜楚痛，日夜作虫鸟鸣。然后送与默啜，识字者宣讫，裔而杀之。匈奴怨望，不敢降。

殿中侍御史王旭，括宅中别宅女妇风声色目，有稍不承者，以绳勒其阴，令壮士弹竹击之，酸痛不可忍。倒悬一女妇，以石缢其发，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，经三日不承。女妇曰：“侍御如此，若毒儿死，必诉于冥司；若配入宫，必申于主上。终不相放。”旭惭惧，乃舍之。

监察御史李嵩、李全交，殿中王旭，京师号为“三豹”。嵩为赤鬃豹，交为白额豹，旭为黑豹。皆狼戾不轨，鸩毒无仪，体性狂疏，精神惨刻。每讯囚，必铺棘卧体，削竹签指，方梁压踝，碎瓦搯膝，遣仙人献果、玉女登梯、犊子悬驹、驴儿拔橛、凤凰晒翅、猕猴钻火、上麦索、下阑单，人不聊生，囚皆乞死。肆情锻炼，证是为非，任意指麾，傅空为实。周公、孔子，请伏杀人；伯夷、叔齐，求其劫罪。讯劾干铎，水必有期；推鞠湿泥，尘非不久。来俊臣乞为弟子，索元礼求作门生。被迫者皆相谓曰：“牵牛付虎，未有出期；缚鼠与猫，终无脱日。妻子永别，友朋长辞。”京中人相要，作咒曰：“若违心负教，横遭

三豹。”其毒害也如此。

京兆人高丽家贫，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。其时令史作伪帖，付高丽追人，拟吓钱。事败，令史逃走，追讨不获。御史张孝嵩提高丽拷，膝骨落地，两脚俱挛，抑遣代令史承伪。准法断死讫，大理卿状上：故事，准《名例律》，笃疾不合加刑。孝嵩勃然作色曰：“脚挛何度造伪。”命两人舁上市，斩之。

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。则天朝，徙曹王于黔中，祐吓云“则天赐自尽”，祐亲奉进止，更无别敕。王怖而缢死。后祐于平阁上卧，婢妾十余人同宿，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。后曹王破家，簿录事得祐头，漆之题“谢祐”字，以为秽器。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。

周默啜之陷恒、定州，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，入匈奴，遂没贼。将至赵州，襄公段瓚同没，唤庄共出走。庄惧，不敢发，瓚遂先归。则天赏之，复旧任。齐庄寻至，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。庄曰：“昔有人相庄，位至三品，有刀箭厄。庄走出被赶，斫射不死，走得脱来，愿王哀之。”懿宗性酷毒，奏庄初怀犹豫，请杀之，敕依。引至天津桥南，于卫上铺鼓格上缚磔手足。令段瓚先射，三发皆不中；又段瓚射之，中。又令诸司百官射，箭如猬毛，仍气磔然微动。即以刀当心直下，破至阴，割取心掷地，仍赍赍跳数十回。懿宗忍毒如此。

杨务廉，孝和时造长宁、安乐宅仓库成，特授将作大匠，坐赃数千万免官。又上章奏闻陕州三门，凿山烧石，岩侧施栈道牵船。河流湍急，所顾夫并未与价直，苟牵绳一断，栈梁一绝，则扑杀数十人。取顾夫钱采米充数，即注夫逃走，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。牵船皆令系二钗于胸背，落栈着石，百无一存，满路悲号，声动山谷。皆称杨务廉“人妖”也，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。

监察御史李全素以罗织酷虐为业，台中号为“人头罗刹”，殿中王旭号为“鬼面夜叉”。讯囚引枷柄向前，名为“驴驹拔橛”；缚枷头着树，名曰“犊子悬车”；两手捧枷，累砖于上，号为“仙人献果”；立高木之上，枷柄向后拗之，名“玉女登梯”。考柳州典廖福、司门令史张性，并求神狐魅，皆遣唤鹤作风，证蛇成龙也。

陈怀卿，岭南人也，养鸭百余头。后于鸭栏中除粪，粪中有光灿灿然。以盆水沙汰之，得金十两。乃覘所食处，于舍后山足下，因凿有麸金，销得数十斤，时人莫知。卿遂巨富，仕至梧州刺史。

周长安年初，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，时人以为判冥事。张鷟时为御史，出为处州司仓，替归，往问焉。荣以杖画地，作“柳”字，曰：“君当为此州。”至后半年，除柳州司户，后改德州平昌令。荣刻时日，晷漏无差。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，则天之表侄也，贪狼无厌，著词曰：“回波尔时廷玉，打獠取钱未足。阿姑婆见作天子，傍人不得怅触。”差摄御史康崱推奏断死。时母在都，见夏文荣，荣索一千张白

纸，一千张黄纸，为廷玉祷，后十日来。母如其言，荣曰：“且免死矣，后十日内有进止。”果六日有敕，杨廷玉改老母残年。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，荣书“卫汉郴”字，曰：“卫多不成，汉、郴二州，交加不定。”后果唱卫州录事。关重，即唱汉州录事。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，诉天官注拟不平。则天责侍郎崔玄晖，玄晖奏：“臣注官极平。”则天曰：“若尔，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。”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，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。

周司礼卿张希望，移旧居改造见鬼人，冯毅见之曰：“当新堂下有一伏尸，晋朝三品将军，极怒，公可避之。”望笑曰：“吾少长已来，未曾知此事，公毋多言。”后月余日，毅入，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，适登阶，鬼引弓射中肩膊间。望觉背痛，以手抚之，其日卒。

周左司郎中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佳，令巫者观之，果有伏尸姓宗，妻姓寇，在厅基之下。使问之，曰：“君坐我门上，我出入常值君，君自不好，非我之为也。”掘之三丈，果得旧骸，有铭如其言。移出改葬，于是遂绝。

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，明日欲上。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，忽闻外有人唤云：“王老不须起，房侍郎不上，后三日李侍郎上。”王老却卧至晓，房果病，数日而卒。所司奏状下，即除李回秀为侍郎，其日谢，即上。王老以其言问诸人，皆云不知，方悟是神明所告也。

北齐稠禅师，邺人也，幼落发为沙弥。时辈甚众，每休暇，常角力腾趯为戏。而禅师以劣弱见凌，给侮殴击者相继，禅师羞之。乃入殿中，闭户抱金刚足而誓曰：“我以羸弱为等类轻侮，为辱已甚，不如死也。汝以力闻，当佑我。我捧汝足七日，不与我力，必死于此，无还志。”约既毕，因至心祈之。初一两夕，恒尔，念益固。至六日将曙，金刚形见，手执大钵，满中盛筋，谓稠曰：“小子欲力乎？”曰：“欲。”“念至乎？”曰：“至。”“能食筋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神曰：“何故？”稠曰：“出家人断肉故。”神因操钵举匕，以筋食之。禅师未敢食，乃怖以金刚杵，稠惧遂食。斯须食毕，神曰：“汝已多力，然善持教，勉旃！”神去且晓，乃还所居。诸同列问曰：“竖子顷何至？”稠不答。须臾于堂中会食，食毕，诸同列又戏殴，禅师曰：“吾有力，恐不堪于汝。”同列试引其臂，筋骨强劲，殆非人也。方惊疑，禅师曰：“吾为汝试之。”因入殿中，横墙壁行，自西至东凡数百步，又跃首至于梁数四。乃引重千钧，其拳捷骁武劲。先轻侮者俯伏流汗，莫敢仰视。禅师后证果，居于林虑山。入山数十里，精庐殿堂，穷极壮大，诸僧从而禅者常数千人。齐文宣帝怒其聚众，因领骁骑数万，躬自往讨，将加白刃焉。禅师是日领僧徒谷口迎候，文宣问曰：“师何遽此来？”稠曰：“陛下将杀贫僧，恐山中血污伽蓝，故此谷口受戮。”文宣大惊，降驾礼

谒，请许其悔过。禅师亦无言。文宣命设饌，施毕，请曰：“闻师金刚处祈得力，今欲见师效少力，可乎？”稠曰：“昔力者，人力耳。今为陛下见神力，欲见之乎？”文宣曰：“请与同行寓目。”先是，禅师造寺，诸方施木数千根，卧在谷口。禅师咒之，诸木起立空中，自相搏击，声若雷霆，斗触摧折，缤纷如雨。文宣大惧，从官散走，文宣叩头请止之。因敕禅师度人造寺，无得禁止。后于并州营幢子未成，遭病，临终叹曰：“夫生死者，人之大分，如来尚所未免。但功德未成，以此为恨耳。死后愿为大力长者，继成此功。”言终而化。至后三十年，隋帝过并州见此寺，心中涣然记忆，有似旧修行处，顶礼恭敬，无所不为。处分并州大兴营葺，其寺遂成。时人谓帝“大力长者”云。

真腊国在疆州南五百里。其俗有客设槟榔、龙脑香、蛤屑等，以为赏宴。其酒比之淫秽，私房与妻共饮，对尊者避之。又行房不欲令人见，此俗与中国同。国人不着衣服，见衣服者共笑之。俗无盐铁，以竹弩射虫鸟。

五溪蛮父母死，于村外阁其尸，三年而葬。打鼓路歌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日。尽产为棺，余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。自山上悬索下柩，弥高者以为至孝，即终身不复祀祭。初遭丧，三年不食盐。

岭南獠民好为蜜唧。即鼠胎未瞬、通身赤蠕者，伺之以蜜，钉之筵上，啜啜而行。以箸夹取啖之，唧唧作声，故曰“蜜唧”。

梁有磕头师者，极精进，梁武帝甚敬信之。后敕使唤磕头师，帝方与人棋，欲杀一段，应声曰：“杀却。”使遽出而斩之。帝棋罢，曰：“唤师。”使答曰：“向者陛下令人杀却，臣已杀讫。”帝叹曰：“师临死之时有何言？”使曰：“师云：‘贫道无罪。前劫为沙弥时，以锹划地，误断一曲蟠。帝时为蟠，今此报也。’”帝流泪悔恨，亦无及焉。

建昌王武攸弼别置勾使，法外枉征财物，百姓破家者十而九，告冤于天，吁嗟满路。为大库长百步，二百余间，所征获者贮在其中。天火烧之，一时荡尽。众口所咒，攸弼寻患足肿，粗于瓮，其酸楚不可忍，数月而终。

乾封年中，京西明寺僧昙畅将一奴二骡，向岐州棱法师处听讲。道逢一道人，着衲帽弊衣，掐数珠，自云贤者五戒讲。夜至马嵬店宿，五戒礼佛诵经，半夜不歇，畅以为精进。一练至四更，即共同发，去店十余里，忽袖中出两刃刀矛，便刺杀畅。其奴下马入草走。其五戒骑骡，驱驮即去。主人未晓，梦畅告云：“昨夜五戒杀贫道。”须臾奴走到，告之如梦。时同宿三卫士被持弓箭，乘马赶四十余里，以弓箭拟之，即下骡乞死。缚送县，决杀之。

后魏末，嵩阳杜昌妻柳氏甚妒。有婢金荆，昌沐，令理发，柳氏截其双指。无何，柳被狐刺螫，指双落。又有一婢名玉莲，能唱歌，昌爱而叹其善，柳